

70后女性婚变出路小说

吻别前夫

夏景
著

原来女人和女人的生命轨迹是不同的。

有些人等待，试错，纠错，回家，结婚，像朱华。

有些则结婚，回家，纠错，试错，等待，像甘晓颀。

人生无所谓必然的对错，该走的过程，都非得走一遍不可。

中国青年出版社

70后女性婚变出路小说

吻别前夫



夏景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吻别前夫 / 夏景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06-8658-3

I. 吻…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2397号

书 名: 吻别前夫

丛 书 名: 薪女性小说

作 者: 夏 景

责任编辑: 庄 庸

特约编辑: 叶 子

装帧设计: 高永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电话: (010)84039659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1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北京第1版 2009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06-8658-3

定 价: 29.80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47104

目 录

第一章	离婚那天	1
第二章	丢人现眼	15
第三章	蝇营狗苟	27
第四章	学做新人	40
第五章	离婚小半月	54
第六章	忍	67
第七章	倒酸水	81
第八章	HASH! HASH	94
第九章	“国十条”	107
第十章	瞄准目标	118
第十一章	新生	131
第十二章	老流氓	144
第十三章	性幻想	157
第十四章	浮萍之情	168
第十五章	过年	180
第十六章	被当做了婚托	193
第十七章	许其行	207
第十八章	登记	220

吻别 前夫

第一章

离婚那天

1

离婚那天，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没有一丝阴云，想触景生点情都不可能。甘晓颀想，很好很好，天公作美，待日后想起这一刻来，就更没啥后悔的了。

虽然离婚的决定是甘晓颀和卢家仪昨天晚上才决定的，但到底离还是不离，他们已经整整斗争了一年零六个月。这一年零六个月里，基本都是甘晓颀唱主角。她一会儿说离了好，离了干净，一会儿又说才不离呢，不能便宜了流氓卢家仪。

不管离还是不离，都是她手里的致命武器，随便敲打在卢家仪哪块肉上，卢家仪都得老实好几天。

时间长了，甘晓颀已经适应了生活中有这件武器，而且将它用得挥洒自如。比方晚上卢家仪有应酬，正好电视里没好看的节目，她的心情，就有那么一点不爽。于是，她就举起了电话——注意，是举起，正像驯兽员举起鞭子一样。这电话，就是甘晓颀致命武器的前招，也是离婚的潜台词。

卢家仪相貌堂堂，声若洪钟，从外表和性情上，都颇能体现男人气概。但只要甘晓颀的电话到了，他立刻就流露出紧张的神情，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发出春天公绵羊一般的噪音——平时他对大家都是立体声，这会儿，他关掉了音箱，只用单声道，一个嗓子眼儿发声。

卢家仪是公务员，三十五岁，做到了正科。这两年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就盼着努力表现一把，奔向光明的副处呢。离婚？不妥不妥，那还不是亲者痛仇者快？一个副处的岗位，二十来个人盯得眼睛血红。走在平路上，别人都恨不得将你推入深渊，哪里还等得到你自己先崴了脚？

卢家仪对甘晓颀，不是没有晓以利害过。

“我都承认自己错了，还不行吗？男人嘛，有几个能经得住勾引呢？换了是你，遇到一个帅且年轻的男人，死命追求你、暗示你、用腹肌诱惑你、时不时还崇拜你，你会不动心？我就不相信你不动心。这事重要的不

是动心，而是动心之后，还能回心转意！一年多了吧，我哪天不拿你当唯一牌祖宗供着？党员入党考察期，不也就一年嘛，你还不依不饶的，要我怎样？你得相信我，给我足够的空间，我才能长成一棵健康牌大树！还有啊，我可警告你，咱们的事儿，要遵循三个原则：一、不能拿到单位去说；二、不能跟你爸你妈说；三、不能跟狐朋狗友说。世界小得很，大家认识的人，彼此就这么多，万一传到我单位，说我家庭不和，那我可就……”

“少装纯洁！你们这些个中年男人，有几个干净的？个个都是老流氓！甭拿副处吓唬我，我不稀罕！你要早知道有这一天，早干吗去了？你就不能再忍忍？寒窗苦等，混到副处，再去翻你那花花肠子？没一点远见卓识，还玩婚外恋呢！”

“什么什么就叫婚外恋了，说那么难听干什么。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过就是随便那么玩一玩，不能当真的。人家小姑娘，也没拿我当回事，自己都已经结婚了，你看你吃的哪门子陈年牌老醋？”

听出来了吧，卢家仪说话有口头禅，那就是“××牌”。刚结婚时，他常这么说：“珍珠牌贤妻”、“白胖牌儿子”，渐渐地，他开始说“麻烦牌老婆”、“疙瘩牌工作”，唯独对儿子尚好，一直是“正宗牌儿子”。

卢家仪指责甘晓颀吃“陈年牌老醋”，分明是想抹杀事实，或将事实描轻一些。真他妈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么快他就忘记怎么在甘晓颀跟前装孙子了？哭得那个痛彻心扉、追悔莫及的！同志们啊，伟大领袖列宁怎么说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彻底地背叛——我看你是又想背叛了吧？

吵得时间长了，甘晓颀和卢家仪说起这事来，渐渐像是在单纯地斗嘴，只比谁能压过谁。早已没有了最开始时卢家仪的沉默、痛心、追悔，甘晓颀的伤心、痛苦、绝望了。两个人边吵，还能马不停蹄地做各自的事情：甘晓颀抓把黄豆泡起来，为明早的豆浆做准备。将儿子早上吃的香肠从冰冻层里拿到冷冻层里，好煎起来方便。时不时地，还伸出头看一眼电视，不是正在看韩剧吗？

卢家仪呢，则对着电脑斗地主，还不忘键盘敲得飞快，见缝插针跟牌友贫那么一两句。

甘晓颀比卢家仪小一岁，大学一毕业，两人就结了婚。婚后第二年生儿子，在同龄人中，属早婚早育，现在儿子都九岁了。两年前突然咳嗽哮喘，四处查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吃了不少药，没见一点好转，甘晓颀唯一的收获就是知道了很多医学名词。有天正上着课呢，儿子病犯了，要不是老师送医院及时，命就没了。从那以后，甘晓颀吓坏了，整天价脑子里全是儿子的病，上着班，睡着觉，都会心惊肉跳，突然就感觉大难临头了。

那段时间，甘晓颀所在的旅游公司，被各种私人公司冲击得正苟延残喘，工资都发不出来。越是萧条，人性越是险恶。领导做垂死前的挣扎，竟比之前所有时候，都更嚣张凶悍。

万恶的卢家仪，偏偏这时出了轨。对方是个80后，用甘晓颀的话说，就是一副青春无敌的小三儿样，以为泡个中年男人，就有了内涵。岂不知这些个中年男人，每日为生存战战兢兢、有贼心没贼胆，吃吃女同事的豆腐，就像过节。

她还不是横空掉下的大馅饼？

甘晓颀顿时内外交困，工作频频出现差错。正好有人告诉她，儿子这病，用中医治可能比较好，还推荐了一个广州的女中医，让她去看。她联系了大学时的同窗好友，让她帮她在广州那边租个房子，要带儿子去治病。半年的假，单位里怎么都请不出来，卢家仪又是满嘴谎言，拿儿子拿家都不当回事，千头线万根针，说不清理还乱，一气之下，脚一跺，脸一抹，甘晓颀辞了职。

带着儿子坐上去广州的火车，笛声鸣起，车轮滚动，望着窗外远处的风景，甘晓颀陡然豪情万丈。有什么呀，谁离了谁不能活？天下多少单身母亲，她就不信自己带不好儿子！

可是广州的治疗却并不尽如人意。女医生张嘴中医光荣，闭嘴中医伟大，要先将曾经西医治过的痕迹全部抹杀后，才能开始她的治疗。

抹杀痕迹，就用了三个月。房子租的是最简陋的民居，一室一卫一厨，房间里放了床，就不能有沙发，放了桌子，就不能有椅子，每月八

百五十元，治疗一个周期，二十天，中医，说是不贵，也要一千大洋。甘晓颀已经没了工作，心里还憋着口气要做勇敢的单亲妈妈呢，一个月没下来，她就蔫了。

幸好卢家仪对儿子还算尽心，只要甘晓颀开口，钱就源源不断地汇过来。每天晚上，还要给儿子打电话，又是鼓励，又是口头许诺嘉奖方式。相比甘晓颀整天的愁眉苦脸，儿子脱口而出一句没有良心的话：“爸爸比妈妈好！”

为这句话，甘晓颀差点没哭死过去。

她想，她这可是为了儿子，献了青春和事业的呀——早早结婚，早早生了他，从此柴米油盐，起早贪黑。同龄女友还在享受被人追求的乐趣，还可以晚上K歌白天喝茶的，她却就此去了另一个黑暗的世界。虽然工作没什么意思，做得再好，可能也不敢翻出“事业”这个词来，但那可是她社会地位的象征呀。她连社会地位都不要了，儿子还这么说她！

人穷志短，笃定的离婚念头，就这么着，打起了退堂鼓。

小半年过去了，感到中医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后，甘晓颀买了一堆中医的书，还有一大堆药，带着儿子回家了。从广州站坐上火车，她已心力交瘁，望着窗外灰白的月台和远处隐隐的风景，再也没有离开家时的豪情壮志了。

千头万绪，她只想做两件事：一、好好睡一觉。二、好好吃一顿。

劳顿之中，她连卢家仪和那个小三儿的事，想都没有想起来。

2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果然是。就在甘晓颀万念俱灰、进退两难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卢家仪虽然拈花惹草，背叛了她，但是，他尚有严重的软肋捏在她的手里！那就是，比起她来，他可比她害怕离婚多了！

人有所畏惧，就好管理了。这可是她读大学时管理课程讲过的内容呀。管理学是什么，说穿了无非就是利用人的恐惧心理嘛！既然卢家仪害怕离婚，那她不就可以以此为鞭，时不时地冲他挥舞两下了？

她的人生和未来，也就可以有保障了嘛！

从此，甘晓颀一不高兴，就拿卢家仪的丑事说事。最开始，可以说是一种策略，她自己在心里也还是有一个尺度或底线，比方吃饭时不说，睡觉前不说，一三五说了，二四六就不说了。又比如儿子在家时不说，卢家仪心情不好时不说。可时间渐长，甘晓颀整日又闷在家里做家庭妇女，心情渐渐一日比一日糟糕，没人时都想对着墙撒泼发泄，何况手下有这么一个现成的替死鬼呢。

嘴上的开关彻底失灵了。

吃饭时可以说，但吃完饭得说。洗着碗收拾着房间，有所分心，肯定不能说透，只好留到睡觉前说。说完了，还不解恨，还要求卢家仪陪着快乐一下。忙了一天了，就等晚上这么一下呢。

卢家仪的那玩意儿又不是扳手，说拿起来就能拿起来。他还恼火着呢，甘晓颀这么絮叨叨絮叨叨的，还让人活不活了？她倒好，连点过渡都没有，就要寻欢了。她拿他当什么了！

不干！老子没心情！

好啊，反了是吧？跟老婆做这事还要心情？再说了，你有心吗，装什么装呀，你有心还会跟那狐狸精勾三搭四的？最可笑的是，还被人家甩了！你就索性承认好了，你根本就是一没心没肺又没脑的臭男人。

狠吧？

甘晓颀歇斯底里发泄完了，也觉得自己太狠了。又狠又毒，哪里还有知识女性的样子，都快赶上她那小市民的妈了！

甘晓颀的妈，就住在离甘晓颀家两条街外，在科研所里当了一辈子工人，一辈子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退休后存了满肚子的牢骚。最恨的人就是“臭知识分子”，要是“臭知识分子”再有什么把柄落在她老人家手里了，那可就彻底臭成屎了。

卢家仪读研究生后，甘晓颀的妈就跟她耳提面命过无数次：

“他要是仗着自己学历高，看不起你，你告诉我，我叫你哥打死他个小B的。”

“你现在没工作了，可得睁大眼睛喽，男人就得给他拴条链子，否则跑得没边没沿儿。别看他在我们眼里，屁也不是一个，可在满街那些不要脸的小妮子眼里，说不定还是个宝呢。”

“他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吧？你可给我注意点，妈又没事，随时可以待命，跟踪个人啊，偷听个事啊，我什么都能做。”

甘晓颦知道她妈的心理，目前全家就卢家仪学历高，她老人家哪里是为了帮女儿，是要出她在科研所的那口恶气哪！

儿子小时，甘晓颦四脚朝天，忙不过来，求她妈白天帮着带一带，她妈都一口拒绝：“我要打麻将，做死做活了一辈子，刚歇息下来你还要剥削我！不行，孩子跟他姓卢的姓，凭什么让我带？找他卢家人去！卢家人都死光了吗？”

卢家人没死，是卢家仪的老妈看不上甘晓颦。她正是被甘晓颦母亲仇恨的那一类人，而且因为是同一性别，就更有理由恨了。甘晓颦知道，她亲妈不帮她，很大程度上就是想看婆婆放下身段，来伺候媳妇坐月子。可是，卢家仪的母亲是工厂里的总工呢，虽然是退休前单位赏给的一个职称，但老太太是除了睡着，就把“总工”这两字挂嘴边呀。

仇恨，真是能让人六亲不认。甘晓颦的亲妈对她，尚且如此，她对卢家仪刻薄两句，算是手下留情了吧！

只是刻薄久了，两人的脸皮都磨出了老茧。卢家仪虽然无比看重职务升迁，但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这不，头天晚上，甘晓颦刚开了个头，穿针引线地才说到离婚，卢家仪便脱口而出：“离就离，坚决离。我算是看透了，不离婚，你这辈子就别想放过我。”

“啥？什么时候轮到你说离婚了？”甘晓颦炸了，“还把你能的，真离啊？行啊，我没意见，谁怕谁呀！什么人嘛你是，想出轨就出轨，想离婚就离婚，你拿你自己当什么了！看我傻，随你欺负啊我。我告诉你卢家仪，你要不敢离你就是孙子！离开了你再怎么请我都不管用！写，你这就给我写离婚协议去，房子儿子存款全给我，你给我光着身子滚出去。我看你是

吃了豹子胆了，还要打算从头开始是不是？还想奋斗是不是？好，老娘我就成全你的奋斗精神！”

说着，甘晓颦将一张A4大白纸“啪”的一声压在卢家仪的眼前：“写，给我写！”

她量他没有胆子真的离婚。就算写了协议，明早一起来，也就后悔了。

这么想着，甘晓颦给儿子洗澡哄其睡觉。自己还烫了一把脚，然后躺在床上，看了两页闲书，打了个哈欠，睡了！

她可没有想到，人家卢家仪不仅按她的要求写了协议，而且输入电脑，打印了出来。一式四份，一份是他的，一份给她，一份交给街道办事处，还有一份，没想出来怎么办，留着，到时候谁愿意要就给谁！

第二天甘晓颦早早起来，给儿子做好饭，送儿子到路口，搭上和同小区几个小孩一起拼的出租车，又买了一把新鲜蔬菜，慢慢回到家，豁然发现卢家仪正坐在沙发上，大腿跷小腿，一边抖一边望着她，满脸视死如归的表情。

“还不上班？”她怨气未散，也没好气。

“去离婚，我假都请好了！”

咦，口气清新自然，决心不可抵挡，俨然有三重保护。

好像还怕她反悔，紧接着问：“你昨夜的话，还算数吧？”

“算数算数，当然算数了。”甘晓颦那个气哟，还不能使着正力，发泄出来。非得来点歪门邪道才能解恨。

好啊你个卢家仪，你拿我当什么了，你这是摆明了在欺负人呀，借我的话，给自己顺溜台阶呢是吧？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让他钻了空子。这小子到底是真的想离了，还是要什么阴谋诡计？家里的存折，都在我手里啊，除了房子，也没有几个钱，他真不怕就这么滚蛋？他的副处，也不想要了？

越这么想，就越是觉得蹊跷，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卢家仪眼神坚定，仪态大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模样。甘晓颦终于恍然大悟了，破口大骂：“你是又有了新欢了是吧？我就知道，偷过腥的男人，没有一个会洗手不

干的。离离离，我可没心思搭上我这一辈子，陪你斗智斗勇，说吧，这次又找了个几岁口的？”

听听，她不说几岁的，她说几岁口的！

待进了卧室，换衣服时，发现就这么一小会儿，卢家仪已经整理出了一个大箱子，将自己的换洗衣服、经常看的书、几双袜子、新买的耐克运动鞋，满满放了一箱子。见她忍不住看来看去，他还跟着做如下说明：“剩下的东西，你愿意整理也行，愿意扔了也行。愿意放着就更好，等我安顿下来，我会来取的。”

甘晓馨听不出他话里有任何拐弯抹角的东西。她想起刚看的协议，看来卢家仪之前是做足了功课的，格式规整、术语清晰。他倒干脆，刚付清贷款的大房子、四万元出头的存款，还有儿子，全都给了她，他要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还有备注呢，挺厚道，儿子的生活费，原则上不再给了。但是生病上学什么的，他会接着给。直到甘晓馨结婚后，他才不负担这部分费用。

卢家仪对儿子，从来也没的说。这点甘晓馨心服口服，没有意见。她翻遍所有条例，找不出任何不满的理由。只是奇怪卢家仪为什么会这么破釜沉舟，他一月也就四千多点银两，居然如此大方。

难道她已经让他厌恶到宁可一分不要，宁愿倒贴也要离婚的程度了吗？

甘晓馨的心里乱七八糟，说不出的痛楚和尴尬。但同时，一种解脱也油然而生，仿佛这么长时间就是等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别以为只有你卢家仪想离婚，我也早就做好准备了的！不信你看，老娘这身灰色的衣服，为什么买来就没有穿过几天，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

还真是合适。

平时甘晓馨穿衣服没规没矩，而且颜色偏艳。这身衣服，还是跟儿子在广州时买的。心血来潮，也不晓得怎么了，就买了下来。一点也不便宜，样式嘛，庄重中透着女性味。她刚一穿上，卢家仪都不由呃了一声，仿佛在说：“和今天很配嘛。”

3

两个人走出小区，去不远的公交车站等车。

也不知道是该肩并肩呢，还是一前一后；也不知道是谁前谁后呢，还是再站得远一点。小区里晨练完的大妈大婶们，这阵纷纷手里提着油条豆浆，还有中午的鸡毛菜，摇摇晃晃回来了。甘晓颀平时没少跟她们寒暄，可这会儿，却鸡皮疙瘩满身起，该不该张嘴，都不知道了。

她故意将头转过去，眼睛望着远处，好像在冥想，又好像没睡醒。她能感觉到其中有那么几个人，好奇地看看她，又看看卢家仪，见两个人表情和平时都不大一样，手就在下面互相捣鼓了起来。又是提醒大家观察，又是担心动作太大，被她发现。

妈的，甘晓颀心里火得要命，这才在去离婚的路上呢，就已经被人指指戳戳了？

车终于来了，甘晓颀他们平时坐惯了这路车。当初买房，是有点超前了，放弃了市中心，冲着小区特别幽雅的环境去了。既然幽雅，自然就得远离尘嚣。小区在郊外，目前进城只有这一班公交车，要去什么地方，待进了城再转车也不迟。

因是起点站，人倒是不多。一上车，就总能有座位。卢家仪平时上下班，办着公交卡，所以一家人平时只要一起出门，都是卢家仪刷卡。甘晓颀还当是平常出门闲逛呢，上了车，牛烘烘地甩着两手，就去找座位了。就见司机回头冲她嚷嚷：“上车刷卡，没卡交费！”

喊了两遍，她才意识到是在叫她呢。

再看卢家仪，坐在前好几排的窗边，头早扭成直角，专心望着外面。

她不交钱，司机就不肯关门。一起上车的几个人都瞪着她看。她终于明白出了什么事情，踏上离婚的这条路后，卢家仪连给她一块五毛钱的公交车费，也不肯交了！

她翻包又翻兜，终于翻出两块零钱来。得，多交五毛，就算是为认清

卢家仪交的学费！

到了城中心，两人下车，再换另一路车。这回甘晓颀学乖了，上车前买了份报纸，换出了零钱，一上车，就自己交了钱。

两人依然谁也不理谁，一前一后。

时间还早，到了街道办事处，才刚十点。

负责离婚的，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同志，收拾得很时髦，还戴着无边眼镜，说起话来温文尔雅，感觉和“离婚”这两字，一点边也沾不上。甘晓颀一走进办公室，心就痛得要碎了，难道这家，真的就散了？

可看看卢家仪，却焕发出了这一年多从没有见过的光彩来，整个人不仅舒展了，还蛮横了呢。他声若洪钟地叫了那女同志一声老师，说：“老师，请你给我们办个离婚。”

那模样，那语气，就好像在说：“师傅，来碗拉面！”

女同志挺客气，拿了一次性塑料杯，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水，又指着对面的木头沙发，让他们坐下来。沙发只有一张，而且不够长，甘晓颀坐下后，卢家仪就不肯坐了。他说：“哟，都离婚的夫妻了，也不分开放两张椅子。我不坐了，我站着挺好。”

甘晓颀这阵儿，全蔫了。

她真想站起来，蹭到卢家仪跟前，拉住他的袖子，撒娇卖嗲地请求：“咱不离了，咱一起回家好吗，我以后保证不再说你了。”

可是她能说出来吗？还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呢，她也是个有自尊的人哪！

现在的她，就盼望着出个什么奇迹，让他们离不成婚。

可那女同志，却什么也不肯多说。将他们的离婚协议看了两遍，提笔改了一个地方后，就问他们：“相片和结婚证带了吗？”

“什么相片？”甘晓颀问。还有结婚证，不，她可没准备。

“你们这儿肯定有现照的。”没有想到，卢家仪什么都知道，就好像已经办了好几次离婚的主儿似的：“结婚证给您。”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本结婚证来，放在女同志的桌上。

女同志翻着看了看。头都没抬，就说：“那你们出门，往左拐，两个房间后就是照相室，等相片出来，拿来就给你们办证。”

卢家仪说了一声谢谢，领头就出了门。

甘晓颀都站不起来，两腿跟注了铅似的。她不明白，这女同志又跟她没冤没仇的，怎么就这么巴望着他们离婚呢？连问点什么都不肯？

她想错了，卢家仪一出门，女同志立刻问她：“不想离是吧？”

甘晓颀的泪水夺眶而出。

女同志却又说了：“还是离吧，你看他坚决的。我见得多了，男人一旦要坚决离婚了，可就难维持了。再说了，也别急啊，现在每年复婚的夫妻，差不多有一半多呢。离开了，大家说不定还能沉淀沉淀，重新开始的几率也比较大。别太难过了，他要离，就离吧。我看他什么也没落到，等到了社会上，再想一想，自然就觉得划不来了。你想啊，打拼了这么多年，转眼回到解放前，他能不后悔啊？等他后悔了，他也就想复婚了。”

甘晓颀对复婚可没什么好印象。哦，情断义绝地离了，过两年又滚在一起？恶心不恶心啊？

才不呢。这不是她的行事风格！

离就离吧，这世上谁没有谁活不下去啊？结婚前那么多年，她不是也过得挺好吗？

4

相也照了，结婚证也被盖了个作废的戳子，可离婚证，还要等两天才能取。但不管怎样，从这一刻起，甘晓颀已成了一个离婚妇女。以后要是有机会填表什么的，婚姻状况那一栏，她就得写“离异”了。

真离了，她也就不再胡思乱想了。卢家仪那么迫切，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且看上去，他是真的挺高兴的，一脸轻松得意的表情。出了办事处院门，正好到了一条商业街上，四处怪热闹的，商场、地下通道、餐馆。看看时间，已到中午。

“吃散伙饭吗？”

甘晓颦的口气，很轻松，不仅轻松，还有点调侃哪！人奇怪吧，心情可以转变得这么快！两人在公交车上时，还谁都不理谁，可这会儿，甘晓颦想化干戈为玉帛。何苦呢，现在的卢家仪，一穷二白，可再怎么着，他也是她儿子的爹地，是她的前夫啊。

“我请你，”她说，“现在你没钱了。”

“嗨！”

卢家仪就这么一声。不知道什么意思。

甘晓颦不生气，她想她得表现得比卢家仪更有风度一些才行。毕竟做错的，是他又不是她。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不能因为他先提出了离婚，从此就占了上风。

“散伙饭还是要吃的吧？”她说，“这是规矩，你没听说过吗？我看就去对面的大嘴鱼乡吧，你不是爱吃鱼吗？”

“嗨！”

他妈的，嗨个屁啊！

卢家仪的电话却响了，他立刻捂着嘴，站到了三米开外去接电话。甘晓颦看他，一副软骨头的下贱相。是在给领导说什么吧？

电话接完了。甘晓颦直接就要向马路对面的餐馆走，被卢家仪一嗓子叫住了。

“那证我后天来取，取完了给你寄家里去。你不用管了。我要走了！拜拜。”

甘晓颦一时没反应过来，过会儿才知道他说的是离婚证。什么，他要走了，拜拜？就这么算完了？

吃饭呢？

不吃。都这样了，还吃什么饭啊。

卢家仪见甘晓颦傻眉瓜眼地愣在那里，不由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他将话说得委婉了些：“我还有事，我下午还开会呢。我已经约了别人吃饭。你也赶紧回家吧，随便吃点儿睡个午觉，跑一上午了，怪累人的。”